

一千零一只眼睛

远藤志雄恐怖小说集

Yi Qian

Ling Yi Zhi

Yan Jing

贵州人民出版社

YUANTE

GZUOPIN

一平一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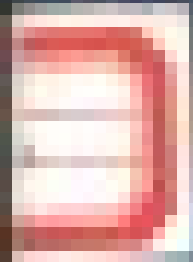
陸
眼

2022.5.18

2022.5.18

Long Yi Zhi

Yan Jing



日本●金榜畅销书译丛
【远藤志雄作品集】

一千另一只眼睛

连 罡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一九九九年二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9-0028

策 划：刘 卫 赵升沂

责任编辑：李 力 孟志纲

特约编辑：陈 东

责任校对：杨 如 唐 凌

封面设计：金 泰

一千另一只眼睛

原著：远藤志雄

译者：连 翌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550004

贵州省侗学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 字数：20 千字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7-221-04370-1/I·965 定价：18.20 元



作者简介

远藤志雄，别号狐狸庵山人，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出生于东京巢鸭，庆应大学法文系毕业，曾赴法国留学。

一九七九年以《白种人》获得第四十一届芥川奖，一九八一年的《海与毒药》获得第五届新潮文学奖及第二十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一九八五年开始创作恐怖小说，但因为恐怖作品在日本起步较晚，以及受到其它文学类别的冲击而失败。后来，日本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后，日本青年开始接受他的作品。到一九九三年，他进入了全盛时期。从《一千另一只眼睛》开始，他的作品都列入了角川文库的畅销书之列。他拥有一批稳定的读者群，被日本文学界称为“怪谈之父”及“日本的斯蒂芬·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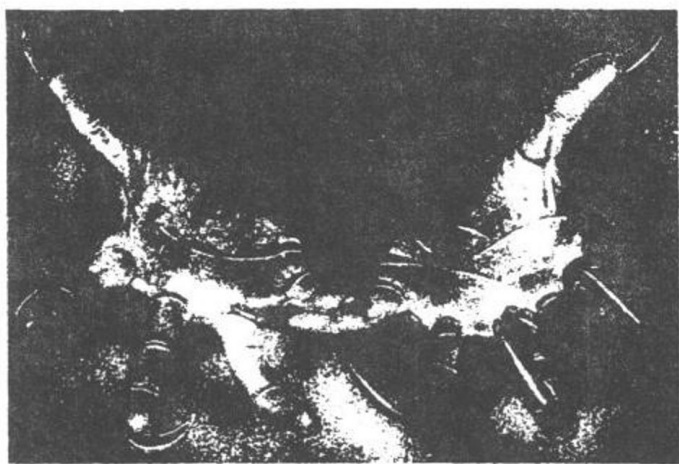
他称自己的作品“能扳开每个人的毛孔，绷断每个人的神经”。

内容提要

在那莫明其妙的关于车祸的梦里，木村峻杰清晰地记得那一只眼睛……电话另一头传来的阴冷声音，与此同时发生在黑色里的血腥谋杀，木村峻杰想证明与他无关，但是在暗处出现的那一双血红的眼睛，到底与他那段空白记忆有什么相关呢？他不知道他背负着怎样的命运，眼前的每一个人都有意无意地将他引向一个又一个谜团，他能在恐惧中找回自我吗？他不知道……

远藤志雄之《一千另一只眼睛》 位登一九九五年八月日本国畅销书榜首。

◆ 我从未有离开
过，我就在那儿，在那
儿看着你，看着你的一
切……



目 录

一 千 另 一 只 眼 睛

引子.....	(1)
第一章 梦魔与现实.....	(5)
第一天 陌生人	(15)
第二章 迷失	(33)
第二天 血的烙印	(51)
第三章 焰舞	(77)
第三天 命运轮	(91)
第四章 记忆的开端.....	(105)
第四天 开始.....	(125)
第五章 承.....	(149)
第五天 命运的指引者.....	(173)
第六章 轮回.....	(197)
第六天 最后的奇迹.....	(241)
第七章 最长的一夜 (一)	(277)
第七章 最长的一夜 (二)	(289)
尾声	(311)



引 子

步入此处，你将不能再回头
光明的大道已经消失
黑暗中，你只能独步……

冷清的月台上只有稀疏的几个人。

木村峻杰坐在椅子上，等着最后一班地铁。几个人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悄声议论着什么，一个小女孩自得其乐地在人群前蹦来蹦去。看着小女孩，木村峻杰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车缓缓地驶进了站台，木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正巧外面就是他等车时站着的地方。

“吱——”车门慢慢关上了。这时，木村看到有个人朝地铁冲过来。那是个一身雪白的女人，大约是误了时间，清丽的脸上掩饰不住的焦急。木村开始为她叹息，因为这已经是徒劳的了。

木村疲惫地靠在椅背上，不禁又想起刚才那张美丽的脸。那不过是一个偶遇的路人罢了，用不着他多事。他转过头，车厢里很安静，那个小女孩已经在她父亲的怀里睡着了，看上去可爱极了。

回到家，木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眼前浮现的，却是那张仅仅有一面之缘的脸。就是在梦里，他也没有忘记那一个站台上的女人。

第二天他找了个理由在公司里加班到很晚。随后，他又去了那个站台。

今晚等车的人很多，两个喝醉了的青年互相扶着，高声唱着歌。木村安静地坐在椅子上，眼睛却不时地看看入口。

今晚她却没有来。

木村有些失望，不过没有灰心。

第三天晚上她仍没有出现。

.....

整整一个星期，木村不知疲惫地在这里等她，但她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会社的经理褒奖了木村，并给了加了薪。木村俊杰淡淡



地笑着，但他即使对最好的朋友也没有透露他的秘密。他相信有一天，他一定会再遇上她的。

躺在床上，木村峻杰看着陈旧的天花板，耳边是闹钟“嘀哒嘀哒”的转动声。这是一个绝对不大的房间，用他朋友的话来说“简直就像个鸽子笼一样”，不过他却很喜欢。

眼前浮现着那张恍惚的脸，木村峻杰睡着了……



第一夜 梦魇与现实

你睁大的眼睛如空洞的窗般无神
灵魂深处的伤口花瓣样展开
血，流了出来
今夜，无须悲伤，精彩正上演

1

一个人呆在电梯里的感觉就像被关进了箱子一样。电梯平稳地上升着，石川济康愤愤不平地想着两周前经理的警告和抱怨。不就是少巡察了一次嘛，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



点事就警告我说再这样就开除？这又有什么不应该的嘛？石川到现在还不服气。

尽管不服气，但事还是要做的，至少每月那一点点薪水是不可少的。电梯停在了第十五层，从这层开始，就是他巡视的范围了。

大楼在半夜里很安静，静得就像死了一样。稍微重一点走路，都会留下一长串阴影般挥之不去的余响。石川济康下意识地放轻了脚步，晃动着警棍，以便随时应付可能突发的事件。

今晚一切都很正常。

回到电梯，他打开了对讲机。另外几个保安正聊得起劲，石川济康摇了摇头，顺手关上了它，按动了“1”键。

电梯门轻轻地关上了，发出微不可闻的一声轻响，与此同时，一声细微几至不可分辨的叹息悠悠响起。石川济康立刻按下了“开门”键，电梯门又开了。走廊上寒冷的风涌了进来，石川济康感到了有些冷。

什么动静也没有。

石川济康仔细听了好一会，大楼安静得就像死了一样，没有任何异响。石川济康松开了手指，重新按下了下降键，他开始有些怀疑是自己太过敏感了。为了以防万一，他打开了对讲机，里面立刻传来喋喋不休的声音，在这令人不安的死寂中，石川济康才发现原来人的声音这样动听。

四周的空气渐渐冷了下去，电梯仍平稳地降落着。忽然电梯里的灯一下灭了，他感到一阵抖动，接下来便是电梯停在了半空中。石川济康慌了，对讲机里仍是喋喋不休的声



音，容不上他插嘴。石川济康镇静了一下，有些绝望地靠着墙，等着他们讲完。

黑暗弥漫在他周围，将狭小的空间无限量地扩大开去。石川济康抱紧了胸，感到了寒冷的孤独。没有人来理他，在这个黑箱子里他能忍受多久呢？他不知道，却不能不去想这个问题。

冷风从头顶上吹了下来，石川济康知道那是来自电梯顶的通风口。一滴冰冷的水滴了下来，恰巧滴在石川济康的脸上，石川济康下意识地抬起了头，才发现头顶上的天花板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缺口。纵然在黑暗中，石川济康也能感到寒冷正从那个口子无休止地向他涌来。

“谁？谁在那儿？”石川济康想起了刚才那遥不可及的叹息，肌肉刹那间收紧了，手伸向了别在腰际的对讲机。几乎是突如其来的，从那个口子里落下无数冰冷的硬块，将他重重砸倒在地。

石川济康惊恐地看着那个口子，想呼喊才发现自己已经发不出任何的声音。那口子仿佛像幽灵之门一样，带来了许多人所不能想象的东西。

又一个叹息，石川济康就算是在黑暗中，看到了那双阴冷嗜血的眼睛……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石原御重气得几乎想用枕头将它打个稀烂。刚刚才做了个好梦，电话就来了，他哀叹着自己的不幸，怒气冲冲地抓起了话筒：“喂？”

“石原君吗？金利大厦电梯间发生离奇命案，你马上赶



到现场!”

“嗨。”

石原御重以最快的速度套上衣服，冲进盥洗间淋了一头的冷水才清醒过来。跳上车，一路晃着警灯横冲直闯地赶到了金利大厦。

他的搭档小野次郎已经在楼下等着他了。看到他来，立刻迎了上去，非常生产力地将大楼的情况叙述了一遍：“金利大厦是金利株式会社的物业，主要出租给各分公司作写字间，人际关系很复杂。为了保证安全，金利株式会社雇用了保安公司昼夜巡视。这次命案的死者就是保安……”

石原御重喜欢小野的地方就在这点，他总是最快地将资料收集好，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现场在哪儿？”

“在地下层的电梯间里，”小野稍微顿了一下，“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尸体……”

石原御重拍了拍小野，下去了。

电梯整个从上面摔下来，里面的人能够找到尸骸真是个奇迹。石原御重看着碎成一堆烂肉的死者，好容易才克制住了吐的冲动。他很同情那个神情黯然的法医，出于职责，他仍得过去问：“有什么发现吗？”

“死者尸体不全，我们很难判断死因。还有，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碎冰，不知道这和本案有什么关联，”法医轻轻地说。

“尸体上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吗？”

“有一点。我们找不到死者的眼睛。我相信这不是因为高空堕落的缘故。它们应该是被凶手……取走了。”



“凶手取走了死者的眼睛？”说到“取”时，石原御重也不自觉地有些不自然。法医点了点头。

石原御重转身向电梯走去。

电梯已经整个地变形扭曲了，到处都是飞溅的血。石原御重站在它面前有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他好像感受到了死者临死前的无力挣扎与绝望。从下面看上去，黑暗的天井正如一个永不满足的喉咙，吞噬着任何人。

石原御重叹了口气，开始勘探现场。其实也没什么好看的，警员已经作过了一切的工作，他也不过是例行公事。

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凶手潜伏在电梯顶上，等死者进入电梯后，切断电源使电梯瘫痪然后作案，最后绞断了电梯的钢缆。

不过那些冰呢？那是什么意思？

石原御重苦笑了一下，看来这个凶手倒也是个很有趣的人。他仔细看了看电梯，他相信凶手总会留下点线索，尤其是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人。正面的一大团血迹中，有一块似乎有点异样，石原御重皱了一下眉毛：“小野先生，叫小野次郎来。”

小野次郎很快过来了：“什么事？”

“你看这儿，”他把血迹指给小野看，“它像什么？”

“像，天使？”小野次郎困惑地抬起了头，“不会吧，也许只是个巧合。”

“这是用手指涂出来的。是谁报的案？”

“大楼的保安，他们听到一声巨响后，我们立刻封锁了现场，怎么，不对吗？”